

M 木
U 兰
L 们
A
N
S

YINFU GAO
高音符

GLANZ
STÜCKE

Gießen
Kulturamt

Hessische
Theater
Akademie

THEATER
NEBEN
DEM
TURM

PREMIERE
30/04/22

THEATER NEBEN
DEM TURM 8PM

AFFÖLLERWIESEN 3A
35039 MARBURG

01/05/22
SHOWS
02/05/22

德国吉森大学应用剧场学

作者 / 高音符

高音符毕业作品《木兰们》海报
2022年4月30日，首演于德国马尔堡TNT剧院
© Talisa Frenschkowski

编者按/卢凌煜：2019-2022年，高音符在德国吉森大学攻读应用剧场学硕士学位。即将毕业之际，她撰写此文向读者介绍吉森市的文化艺术环境，吉森大学应用剧场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学习与实践氛围，以及她在吉森的学习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她的记录、描述与反思中，我们将跟随她一道重返吉森应用剧场学的教育与实践现场，重新发现城市、校园空间与艺术探索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在全球共同经历新冠疫情的时代，吉森应用剧场学院的教授和年轻学生们从未停止创作与思考——或许，从他们那里我们不仅将会看到某些崭新的、前沿的剧场艺术理念，同时也将获得些许直面当下与未来的勇气。如高音符所言，“希望我们也会开启一个新纪元，哪怕抱着这样的信念也好。”

高音符，中央戏剧学院西方戏剧史论硕士，德国吉森大学应用剧场学院硕士，剧场艺术实践者。

2019年10月，我成为了德国吉森大学应用剧场学专业 (Angewandte Theaterwissenschaft, 简称为ATW) 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学院办公楼在古登堡大街6号，墙上爬满了常青藤，像极了坐落在北京东棉花胡同36号院的中央戏剧学院。

吉森的天气在2022年的夏末忽然间转凉，让我想起刚来德国那会儿的天气。四季轮换，斗转星移，我也在这个小城呆了整整三年了，也渐渐把吉森当成了家。正值筹备毕业之际，我想撰文一篇，向国内对这个学院感兴趣的朋友们介绍这里的学习生活，也以这种形式与吉森告别。

一、吉森市与“应用剧场学”

吉森市坐落在德国黑森州，距金融中心法兰克福45分钟的火车车程，距格林兄弟的“童话小镇”马尔堡则15分钟。吉森的这个地理位置造就了很多合作的可能性，比如在HTA (黑森州剧场高校联盟) 的支持下，吉森应用剧场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有机会在法兰克福沐松塔艺术家之家 (Künstlerhaus Mousonturm) 和法兰克福纳克索斯剧院 (Studio Naxos) 以及马尔堡TNT剧院 (Theater neben dem Turm) 展演毕业作品，并获得5000欧元的演出制作费。平时这三个剧院也成了我们学生看演出、听讲座、参加工作坊和驻地创作的宝地。

应用剧场学之所以能在吉森长青，离不开黑森州整个文化艺术环境的滋养和资金的支持。举个例子，如果学生不满足于学院内提供的身体和舞蹈课程，则可以搭乘火车到法兰克福参加“舞蹈平台莱茵-美因” (Tanzplattform Rhein-Main) 提供的“专业训练” (Profi-training)。这个平台提供的身体舞蹈工作坊对我们学院的学生来说是高质量且免费的。

就吉森城市本身而言，它的景观是单调而缺乏美感的，尤其是冬季阴雨绵绵的时候让人感到整个城市都灰蒙蒙的。吉森曾在二战中遭遇美军空袭，主城区面目全非。重建之后的吉森失去了黑森州原有的民居风貌，一位载我的出租车司机形容吉森是一座“死去了的城市”。那位在这里奋笔写下《黑森宣言》，创作了剧本《沃依采克》和《丹东之死》的德国剧作家毕希纳曾在吉森大学攻读医学。吉森以毕希纳为傲，而毕希纳却非常讨厌这座城市，在这个层面上，我与毕希纳深有共感。

但危机也往往蕴含着生机。正是从二战的灰烬里孕育出了创建应用剧场学这种新型学科的契机，学院因其先进的理念吸引了不少学生。从这里走出了她她波普 (She She Pop)、厘米尼纪录 (Rimini Protokoll)、大嘴突击队 (Gob Squad)、垮掉词语展窗 (Showcase Beat Le Mot) 等活跃在德国剧场界顶尖的艺术团体，他们的作品在雷曼的《后戏剧剧场》中被作为案例讨论。近几年我也关注到新一代的吉森艺术团体，比如SKART [1]，äöü [2]，Swoosh Lieu [3]等等，希望有机会向大家介绍他们的作品。

记得在中戏上学时，李亦男教授在当代西方剧场艺术课上向我们介绍了吉森应用剧场学的理念：“以崭新的戏剧学理论为创作出发点，打破了戏剧剧场 (das dramatische Theater) 表演、导演、舞美、剧本创作的传统构架，整合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和剧场艺术学相关的学术领域，直接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创作出很多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剧场作品。” [4] 当时我深深被这个理念吸引，很想一探究竟它是如何贯彻到教学当中的。

吉森应用剧场学的硕士项目被设计成了8个必修模块 (模块设计在2021年做了稍许变动，以下的介绍以我2019年入学版本为主)，学生可以在每个模块下选择感兴趣的课程。我在这里只举例一部分课程：

1) 理论与美学。这个模块以理论课居多，以读文献和课堂报告及讨论为主，博雅那 (Bojana Kunst) 教授开设的一系列关于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议题的课程在我们学院相当热门。

2) 演出实践。每年学院都会邀请经验丰富的艺术家或团体来吉森带课。作为客座教授的画家帕特里西亚 (Patrizia Bach) 被邀请来吉森，以本雅明为专题启发大家创作。和帕特里西亚交流商定了要做关于坟墓的主题后，我整个夏天都呆在吉森的墓园里画画，观察墓碑的形状和墓志铭，收集墓园里的声音，最后和同学一起创作了“声音漫步” (Audio Walk) 的作品。此外，舞者费德里科 (Frederic De Carlo) 的“地板上的身心学”开启了我对舞蹈和身体全新的认知。在他的身体工作坊中，我的头脑渐渐放下了对身体的控制，转而成为了冷静的观察者。从躺下到站起，再到在空间中自由舞动，我逐步建立了对身体的信任。在刨除了对自身的偏见和怀疑之后，舞蹈真正打开了想象身体和空间的可能性。

3) 戏剧学研究。葛拉德 (Gerald Siegmund) 教授的“*Theoria*”是一门帮助学生探讨硕士毕业研究课题的课程，为毕业论文或者毕业演出奠定理论基础，在学期末以发表一个报告演讲作为结课呈现。参加这门课的研究生同学都已具备相当的学术和实践能力，该门课为大家提供了一个自主研究的空間。我选的另外一门课叫“寻找国际戏剧学基础文本”，伊娃 (Eva Holling) 老师察觉到，学院提供给本科生的戏剧学文献已经滞后了，于是组织大家寻找和建立与全世界其它学院和研究者们的联系，收集各式各样的文献，编成给我院本科生学习戏剧学的文本。

4) 专业化模块。这是一个自选模块，可以选择安排更多的理论课或实践课。李维亚 (Livia Piazza) 老师的“怪物与材料”是一门集体戏剧构作 (open dramaturgy) 的课，大家自愿分享点子或者带来激发创作灵感的材料，李维亚老师则提供有趣的工作方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乐文 (Levin) 同学带来的苍蝇标本：在好奇地观察之后，我们对其提出10个问题，所有人挨个将回答写在10张大白纸上，形成了关于苍蝇标本的小型“文献展”；同学们再通过剪贴纸上的文字，拼贴出了新的诗歌。另外一个非常实用的课程是扬 (Jan Deck) 的“募集资金和管理”课，老师简明扼要地教我们写艺术节或者剧场申请需要涵盖的内容重点，以及“预算表”的各项明细，即在什么地方花多少钱。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也很快就运用到各项申请的实战之中。

5) 深入：表演美学。我十分幸运地参加了大嘴突击队 (Gob Squad) 的工作坊，肖恩 (Sean Patten) 和赛蒙 (Simon Will) 的风格是有趣而干练的，他们要求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体协商出一个简洁的框架，立马就进行作品展示，同学们就在决定好的大致结构中即兴演出。具体可以参见我的另一篇文章《虚空静物、城市、时间与大嘴突击队》。

6) 美学与文学。这个模块要求我们从艺术史、音乐学、德语文学专业中选修三门课程。

7) 跨学科模块。同样要求我们在英美文学、社会学、哲学、政治学等专业中选修两门课程。新冠疫情肆虐期间，英语文学专业的格蕾塔 (Greta Olson) 教授开展了“思考新冠”和“种族/种族主义/反抗”这两门课，给学生提供了讨论当下实时发生的社会事件的氛围。格蕾塔教授支持学生用艺术创作的形式来回应课上涵盖的话题，这对于我们学院(不想写论文)的学生来说是极大的福音。

8) 实习模块。迫于疫情无法在德国的剧院机构实习，我有幸获得了给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策划与应用专业的同学们带6周线上工作坊的机会，这个实习任务极大地调动了我的自主性。我总结了在吉森学到的有意思的工作方法，加入了自己正在做研究的课题，设计了以身体/编舞/zoom线上演出/声音漫步/声音软件等为主题的一系列实践工作坊。在19级戏剧策划与应用专业学生的作品呈现中，我也欣喜地看到了创造力、反思精神和勇气这些可贵的品质。

9) 毕业论文/毕业演出。硕士研究生可以选择以提交论文或演出的形式，作为最后的毕业审核。在导师的选择上，一位导师必须出自本院，另一位则可跨专业跨校。我邀请了夏威尔(Xavier Le Roy) 和伯恩哈德(Bernhard Siebert) 两位本院的老师作为我毕业创作的导师。夏威尔的工作方法是向我提出很多简单而细致的问题，像心理疏导一样，慢慢地找到我自己/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点，我把这个过程形容为一次“冥想”。伯恩哈德把剧场创作的过程比喻成作曲，他总是站在观众/戏剧构作的角度向我建议和提问，同时也对创作之外的事务予以建议，比如怎样申请演出资金等等。

从专业学科设置上，学院鼓励将戏剧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直接投入创作实践。我们就一个特定的话题展开研究，从理论阅读和调研过程中找到启发，转化为艺术实践。学院非常鼓励各式媒介的探索和技术的学习，创作的作品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装置、摄影、声音、视频、舞蹈.....

吉森应用剧场学理念的另外一大特点是，鼓励从传统的剧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不论有没有疫情，学院都相当支持学生进行在剧场外各类艺术形式的探索，比如线上演出，声音漫步 (audio walk)，特定场域演出 (site-specific performance)。著名的艺术团体“垮掉词语展窗” (Showcase Beat le Mot)的成员施普轮格 (Veit Sprenger) 曾经来中央戏剧学院开展讲座，分享了集体创作的特定场域剧场 (site-specific theater) 作品。他说：“我想要做的，以及我们吉森应用剧场学院想做的是，去探索剧场审美，把剧场从传统情境和传统空间中带出来，让之进入公众视野。”

吉森应用剧场学院的课程设置中，每学期至少有一门“集体戏剧构作” (open dramaturgy) 课程。比如，现任院长夏威尔带领了一门叫“把你的作品投入实践中”的课程，每个同学带来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或者正在进行的创作，老师和同学作为“测试观众” (test audience)和戏剧构作，从各个角度给予反馈。

在生活中，我发现许多当地人对吉森应用剧场学这个专业非常陌生，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我要万里迢迢从中国来到吉森学习剧场艺术。既然来到了德国，为什么不选择柏林、汉堡、慕尼黑？

记得第一次来到吉森是2019年的6月。在完成中央戏剧学院的硕士论文答辩后，我立马奔赴吉森应用剧场学的面试。下火车的那一刻，我只有无尽的失望，一个问题盘桓在我脑中：这么难看的城市如何就培养出了顶流的艺术团体？我当时认为，留学第一考虑的是城市，我定是不会再来吉森了的。可又怎么改变了主意呢？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其实转念一想，城市对于艺术创作意味着什么？艺术一定要诞生于大都市吗？想想另一个与吉森类似的著名的例子：皮娜·鲍什舞蹈剧场与乌珀塔尔。

在面试快结束的时候，我也反问了老师们一句：“你们吉森应用剧场学有什么好的？怎么培养了如此多的艺术家？”当时伊娃老师爽快地回答了我一点：“我们学院没有等级制度。”这也是第一任院长安德烈·维尔特建院时的初衷吧。

对于大学的等级制度进行反思，依照彼此的兴趣进行合作，从而在彼此身上发现闪光点，确实是吉森应用剧场学院吸引人的地方。在新生见面会那天，卡特琳娜(Katharina Stephan)老师说过一句启发我的话：“你们来这里就是要从彼此身上学习。”如果要总结吉森应用剧场学的精华，那就是“从彼此身上学习”。在我眼里，吉森应用剧场学院是一个高度学生自治和自助的地方，每个学生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一些技术技能和美学兴趣，在摄影、灯光、文本写作、声音制作、傀儡剧场、编舞等方面有自己的探索。学院也给我们提供了课程和平台，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进一步深化相关的技能。此外，剧场技术课大多是由本院就读的学生担任的，每一届新生入学首要的学习任务就是学会使用剧场里的各项技术设备，保证安全和高效，再逐渐成长为某个领域的高手。我经常有个感受，当我们问“吉森能带给我们什么”时，我们同时也问自己“我能给吉森带来/回馈什么”。

再回到伊娃老师的这句话上，我们学院真的没有等级吗？第一年的新生刚踏入这个学院都带着一种“过度社交”的恐惧，要花一年来适应环境。我也时常纳闷，大家都是学艺术的，为什么交流相处那么困难？作为吉森应用剧场学专业为数不多的亚裔学生，我时常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举个很小的例子，我在学院呆了三年，也算是“老人儿”了，可是每年都要被迫自我介绍，经常解释我是ATW而不是CuP(MA Choreography und Performance, 编舞专业，英语授课，多为国际生)，甚至连我毕业演出的剧院合同都将我的专业误写成CuP。我冲着吉森应用剧场学的“集体创作”来到这里，哪怕努力跟同学们建立了合作，但也无法真正成为这个集体的主体。但我很快就决定把“边缘者”的位置转换为我的批判立场，也同时去帮助其他被边缘化的同学在这个环境里共存。



《木兰们》演出剧照，德国马尔堡TNT剧院
© Talisa Frenschkowski